

《水 滸》摘 录

东 北 工 学 院 翻 印

一 九 七 五 年 十 月

毛主席指示

《水浒》这部书，好就好在投降。做反面教材，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。

《水浒》只反贪官，不反皇帝。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。宋江投降，搞修正主义，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，让人招安了。宋江同高俅的斗争，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。宋江投降了，就去打方腊。

要搞马克思主义，不要搞修正主义；要团结，不要分裂；要光明正大，不要搞阴谋诡计。

鲁迅论《水浒》

一部《水浒》，说得很分明：因为不反对天子，所以大军一到，便受招安，替国家打别的强盗——不“替天行道”的强盗去了。终于是奴才。

（《三闲集、流氓的变迁》，《鲁迅全集》
第四卷第一百二十三页）

忠义水浒传全书引首

这仁宗皇帝，乃是上界赤脚大仙，……在位四十二年，那时天下太平，五谷丰登，万民乐业，路不拾遗，户不夜闭……。

那时百姓受了些快乐，谁道乐极悲生。嘉佑三年春间，天下瘟疫盛行，自江南直至两京，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，……且说东京城里城外军民死亡大半，……那里医治得，瘟疫越盛。文武百官商议，都向待漏院中聚会，伺候早朝奏闻天子。专要祈祷，禳谢瘟疫。不因此事，如何教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，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，哄动宋国乾坤，闹遍赵家社稷。

诗曰：

万姓熙熙化育中，	三登之世乐无穷。
岂知礼乐笙簧治，	变作兵戈剑戟丛！
水浒寨中屯节侠，	梁山泊内聚英雄。
细推治乱兴亡数，	尽属阴阳造化中。

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

（仁宗皇帝为在京师祈禳瘟疫，派太尉洪信为天使，去江西龙虎山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来京。洪信请得天师下山，次日游山览庙，看见一座殿宇，）一遭都是捣椒红泥墙，正面两扇朱红隔子，门上使着胳膊大锁锁着，交叉上面贴着十数道封皮，封皮上又是重重叠叠使着朱印，檐前一面朱红漆金字牌额，上书四个金字写道“伏魔之殿”。太尉指着门道：“此殿是什么去处？”真人答：“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师镇锁魔王之殿。”太尉又问道：“如何上面重重叠叠贴着许多封皮？”真人答道：“此是老祖大唐洞玄国师封锁魔王在此。但是经传一代天师，亲手便添一道封皮，使其子子孙孙不得妄开。走了魔君，非常利害。今经八九代，小道自来住持本宫三十余年，也只听闻。”……（洪太尉听了坚决要开门去看），真人等惧怕太尉权势，只得唤几个火工道人来，先把封皮揭了，将铁锤打开大锁。众人把门推开，看里面时，黑洞洞地，但见：昏昏默默杳杳，数百年不见太阳光，亿万载难瞻明月影。不分南北，怎辨东西？黑烟锁雾，阴阴侵体。人迹不到之处，妖精往来之乡。内开两扇黑窗，伸出两手不见掌。常如三十夜，却似五更时。

众人一齐都到殿内，黑暗不见一物。太尉要从小窗看，数个火把点着，将来打一照时，四边并无一物，只中央一个石碑，约高五六尺，下面石龟趺坐，大半陷在泥里，照那碑石

上时，前面都是龙章凤篆，天书符录，人皆不识；照那碑后时，却有四个真字大书凿着“遇洪而开”。……洪太尉看了这四个大字，大喜，便对真人说道：“你等阻当我，却怎地数百年前已注定我姓字在此？遇洪而开，分明是教我开看，却何妨。我想这个魔王，都只在石碑底下。汝等从人，与我多唤几个火工人等，将锄头铁锹来掘开。”

真人慌忙谏道：“太尉不可掘动，恐有利害，伤犯于人，不当稳便。”太尉大怒……。真人三五次禀道：“恐有不好。”太尉那里肯听，只得聚集众人，先把碑放倒，齐并力掘那石龟，半日方才掘得起；又掘下去，约有三四尺深，见一片大青石板，可方丈围。洪太尉叫再掘起来，真人又苦禀道：“不可掘动。”太尉那里肯听，众人只把石板一齐扛起，看时，石板底下，却是一个万丈深浅地穴。只见穴内刮喇喇一声响亮。那响非同小可。

那一声响过处，只见一道黑气，从穴里滚将起来，掀塌了半个殿角。那道黑气，直冲到半天里空中，散作百十道金光，往四面八方去了。

太尉问道：“走了的却是甚么妖魔？”……。

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

真人对洪太尉说道：“太尉不知，此殿中当初是祖老天师洞玄真人传下法符，囑付道，此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，七十二座地煞星，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。上立石碑，凿着龙章凤篆天符，镇住在此。若还放他出世，必恼下方生灵。如今太尉放他走了怎生是好？”有诗为证：

千古幽腐一旦开， 天罡地煞出泉台。
自来无事多生事， 本为禳灾却惹灾。
社稷从今云扰扰， 兵戈到处闹垓垓。
高俅奸佞虽堪恨， 洪信从今酿祸胎。

（洪信慌忙回京，天师祈禳已毕，灾祸尽消。后仁宗传位英宗，英宗传神宗，神宗传哲宗，哲宗传徽宗。水浒所述事发生在哲宗及徽宗时。）

（哲宗时），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，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，姓高，排行第二，自小不成家业，只好刺枪使棒，最是踢得好脚气球，京师人口顺，不叫高二，却都叫他高毬。后来发迹，便将毬那字去了毛傍，添作立人，便改作姓高，名像。这人吹弹歌舞，刺枪使棒，相扑顽耍，亦胡乱学诗、书、词、赋。若论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行、忠、良，都是不会。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。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，每日三瓦两舍，风花雪月，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，府尹把高像断了二十脊杖，迭配出界发放，东京城里人

民不许客他在家宿食。高像无可奈何，只得来淮西临淮州，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，名唤柳世权。

（高像通过柳世权投奔东京开药铺的董将士，）董将士寻思道：“这高像我家如何安着得。……他却是个帮闲的破落户，没信行的人。亦且当初有过犯来，被断配的人，旧性必不肯改。若住在家中，倒惹得孩儿们不学好了，待不收留他，又撇不过柳大郎面皮”。（于是又将高像转荐与小苏学士处。）小苏学士看了来书，知道高像原是帮闲，浮浪的人，不敢收留。（荐他去驸马王晋卿都太尉府里，做个亲随。）

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，神宗皇帝的驸马。他喜爱风流人物，正用这样的人。一见小苏学士差人持书送高像来，拜见了，便喜。随即写回书，收留高像在府内做个亲随。……忽一日，小王都太尉庆生辰，分付府中安排筵宴，专请小舅端王。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，哲宗皇帝御弟，见掌东驾，排号九大王，是个聪明俊俏人物。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，无一般不晓，无一般不会，更无一般不爱。

（因高像踢得一脚好球，被九大王看中留下。九大王即位，立帝号徽宗，没半年间把高像直抬举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。）正是：

不勾贵贱齐云社， 一味模棱下天园。

抬举高像球气力， 全凭手脚会当权。

高像得做太尉，拣选吉日良辰去殿帅里到任。所有一应合属公吏、衙将、都军、监军、马步人等，尽来参拜，各呈手本，开报花名。高殿帅——一点过，于内只欠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，——半月之前，已有病状在官，患病未痊，不曾入衙管事。高殿帅大怒，喝道：“胡说！既有手本呈来，

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，搪塞下官！此人即系推病在家！快与我拿来！”随即差人到王进家来捉拿王进。

（原来王进之父曾使棒打翻过高俅，高俅发迹，当上大官，要借机报私仇。王进无奈，逃奔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。途中借宿华阴县少华山史家村，教授九纹龙史进武艺。半年艺成，王进仍去延安府。史进为防少华山好汉朱武、陈达、杨春侵扰，组织庄户，共保村坊。一日，陈达下山被史进俘虏，朱武等使苦计救陈。）

只见朱武、杨春步行，已到庄前，两个双双跪下，擎着两眼泪。……哭道：“小人等三个，累被官司逼迫，不得已上山落草，当初发愿道，‘不求同日生，只愿同日死’。虽不及关张刘备的义气，其心则同。……今来一径就死，望英雄将我三人，一发解官请赏，誓不皱眉。我等就英雄手内请死，并无怨心。”史进听了，寻思道：“他们直恁义气，我若拿他去解官请赏时，反叫天下好汉们耻笑我不英雄。自古道‘大虫不吃伏肉’。”……惺惺惜惺惺，好汉识好汉。

（史进放了陈达。史进因结识朱武三人，被猎户李吉发觉出首，官府前来捉拿，史进与朱武等杀败官兵，一同上山。）

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

(史进下山欲去延安投王进。酒店中结识渭州小种经略相公府的提辖鲁达，路遇史进开手师父、卖药使棒人李忠。鲁达为救被恶霸屠户郑关西霸占的妇女金氏，打死郑屠逃至代州雁门县。)

第四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

(鲁达避难，经赵员外送上五台山削发为僧，改名鲁智深。不受寺规拘束，多次大闹五台山。寺主智真长老遣送鲁智深下山投奔东京大相国寺)。

第五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

(行前，长老替鲁智深算命，有四句偈言)。长老道：“遇林而起，遇山而富，遇水而兴，遇江而止。”

(路上，为救桃花村刘太公女儿，打了桃花山头领小霸王周通，逢另一头领李忠。上山后嫌周、李吝啬，离山)。

第六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

（去东京路上遇史进，杀了两个恶霸和尚。到东京后，投大相国寺。大相国寺智清长老等人安排鲁智深管菜园）。

智深道：“洒家不管菜园，俺只要做都寺监寺。”知客又道：“假如师兄你管了一年菜园好，便升你做个塔头；又管了一年好，升你做个浴主；又一年好，才做监寺。”智深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也有出身时，洒家明日便去。”

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杨柳树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

（鲁智深在寺内结识同老婆来还香愿的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。林冲老婆被高俅义子小衙内看中，高俅派心腹人陆虞候、富安等设毒计，诱骗林冲持刀进入太尉府商议军机大事处——白虎节堂。）

第八回 林教头刺配滄洲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

话说当时太尉喝叫左右排列军校，拿下林冲要斩，林冲大叫冤屈。太尉道：“你来节堂有何事务？见今手里拿着利刃，如何不是来杀下官？”……喝左右解去开封府，分付府尹好生推问勘理，明白处决，就把宝刀封了。左右领了钧旨，监押林冲投开封府来。

（府尹审毕，与当案孔目孙定商议。）此人为人最硬直，十分好善，只要周全人，因此人都唤做孙佛儿。孙定禀道：“此事是屈了林冲，只可周全他。”府尹道：“他做下这般罪！高太尉批‘仰定罪’定要问他手执利刃，故入节堂，杀害本官，怎周全得他？”孙定道：“这南衙开封府，不是朝廷的，是高太尉家的。”府尹道：“胡说！”孙定道：“谁不知高太尉当权，倚势豪强，更兼他府里无般不做，但有人小小触犯，便发来开封府，要杀便杀，要剐便剐，却不是他家官府。”府尹道：“据你说时，林冲事怎的方便他，施行断遣？”孙定道：“看林冲口词是个无罪的人，……如今着他招认做不合腰悬利刃，误入节堂，脊杖二十，刺配远恶军州。”……高俅情知理短，又碍府尹，只得准了。

（林冲发配路上，被高俅买嘱防送公人，正要在野猪林中杀害。）

第九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

（鲁智深及时救下林冲，并护送到沧州邻近。林冲访柴进。）

店主人道：“你不知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，姓柴名进，此间称为柴大官人，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，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。自陈桥让位，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誓书铁卷在家中，常常囑咐我们酒店里，如有流配来的犯人，可叫他投我庄上来，我自资助他，……。”

（在柴进庄上，林冲与洪教头比棒，赢了。临别时柴进写下书信到沧州牢营替林冲说情。到沧州后，因有银两及信送给管营、差拨等人，林冲谋得个轻快活，看管天王堂。）

第十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侯火烧草料场

(高俅不死心，派陆虞侯等到沧州谋害林冲。管营安排林冲管大军草料，陆等雪夜放火烧草料场。林冲因出外沽酒，避风雪于山神庙，遇陆等杀却后逃走，到柴进东庄。)

有诗为证：

天理昭昭不可诬，	莫将奸恶作良图。
若非风雪沽村酒，	定被焚烧化朽枯。
自谓冥中施计毒，	谁知暗里有神伏。
最怜万死逃生地，	真是魁奇伟丈夫。

第十一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

(林冲经柴进修书，雪夜奔上梁山，寨主王伦因嫉妒，不愿留下林冲，故意为难，要林冲三日内杀个人来。)书中有四句诗：

朱同豪气岂相求， 纵遇英雄不肯留。
秀士自来多嫉妒， 豹头空叹觅封侯。

(两日未见有人过山，)林冲仰天长叹道：“不想我今日被高俅那贼陷害，流落到此，天地也不容我，直如此命蹇时乖！”

(第三日林冲遇杨志，正打斗中，王伦叫住，企图叫两人同时入伙，互相牵制)。

第十二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

（林冲入伙，杨志拒绝上山。）杨志道：“洒家是三代将门之后，五侯杨令公之孙，……年纪小时，曾应过武举，做到殿前司制使官。道君因盖万岁山，差十个制使去太湖边搬运花石纲，赴京交纳。不想洒家时乖运蹇，押着那花石纲，来到黄河里，遭风打翻了船，失陷了花石纲，不能回京赴任，逃去他处避难。如今赦了俺们罪犯，洒家今来收的一担儿钱物，待回东京去枢密院使用，再理会本身的勾当，……。”

（去东京后，）把许多东西都使尽了，方才得申文书，引见殿帅高太尉。（结果被高俅）把文书一笔都批倒了，将杨志赶出殿帅府来。

杨志闷闷不已，回到客店中，思量：“王伦劝俺，也见得是；只为洒家清白姓字，不肯将父母遗体来玷污了。指望把一身本事，边庭上一枪一刀，博个封妻荫子，也与祖宗争口气，不想又吃这一闪。高太尉你忒毒害，恁地刻薄。”心中烦恼了一回。在客店又住几日，盘缠都使尽了。（于是上街卖祖传宝刀，杀死强夺宝刀的泼皮牛二，自首后，刺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。得大名府留守梁中书抬举为管军提辖使。）

第十三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

（前半回讲杨志同索超等人比武，任提辖使后，在梁中书府中侍候。）

梁中书与蔡夫人（蔡京女）在后堂家宴，庆贺端阳。……只见蔡夫人道：“相公自从出身，今日为一统帅，掌握国家重任，这功名富贵从何而来？”梁中书道：“世杰自幼读书，颇知经史，人非草木，岂不知泰山之恩、提携之力，感激不尽！”蔡夫人道：“丈夫既知我父亲恩德，如何忘了他生辰？”梁中书道：“下官如何不记得，……已使人将十万贯收买金珠宝贝，送上京师庆寿；一月之前，千人都关领去了。……只是一件，在此踌躇，上年收买了许多玩器并金珠宝贝，使人送去，不到半路，尽被贼劫了，枉费了造一遭财物，至今严捕贼人不获，今年叫谁人去好？”

（后半回讲山东心州郛城县故事，一天知县派都头朱仝、雷横分投巡哨，防梁山泊好汉打劫。在东溪村灵官殿里捕到赤发鬼刘唐。）

第十四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

（雷横押刘唐到东溪村晁保正庄上歇息。）

原来那东溪村保正姓晁名盖，祖是本县本乡富户，平生仗义疏财，专爱结识天下好汉，但有人投奔他的，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，若要去时，又将银两资助他起身，……郓城县管下东门外有两个村坊，一个东溪村，一个西溪村，只隔着一条大溪。（西溪村有一青石宝塔，把鬼都赶过东溪村。）晁盖得知了，大怒，从这里走将过去，把青石宝塔独自夺了过来东溪村放下，因此人皆称他做“托塔天王”。晁盖独霸在那村坊，江湖都闻他的名字。

（雷横将刘唐押进晁家，晁盖心疑，借故出去探望。刘唐表示：“如今我有一套富贵与他说知，因此而来。”晁盖要刘唐假认甥舅关系，送了些钱财给雷横，救出刘唐。刘唐不愤，迫夺银两，与雷横打斗中，被吴用隔开。）

这人乃是智多星吴用，表字学究，道号加亮先生，祖贯本乡人氏。（三人同到晁家后堂深处），吴用问道：“保正，此人是谁？”晁盖道：“江湖上好汉，此人姓刘名唐，……因此有一大套富贵，特来投奔我，……他说：‘有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，送上东京，与他丈人蔡太师庆生辰，早晚从这里经过，此等不义之财，取之何碍！’……今却正要求请教授商议，此一件事若何？”吴用道：“此一事却好，……这般事须得七八个好汉方可，多也无用。”

（吴用推荐了几个人。）